



■ 政德镜鉴

“新科状元郎，跨马游街巷”，状元享受的这种殊荣，便是自他始。他以状元头衔出仕地方官，务求平反冤狱，怜悯黎民。

居官京师，正色立朝，不惧权贵，谏言侃侃，不负良吏美名。及其死，百姓犹号泣思之。

蔡齐：安邦有道术，刚直真状元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本报通讯员 孙京信

在平度北郊20公里，有一处名叫茶山的秀丽山丘。它北接大泽，东邻固山，蜿蜒起伏，姿态万千。缘山径逶迤前行，至山丘半腰处，可见一座石亭。石亭灰柱青瓦，下遮一眼古色古香的水井。古井又名状元井，其源为汨汨山泉，其内则茂草深深。井口数米外，立有一通碑额为“流芳百世”的石碑。

相传这口古井，是北宋真宗年间科举状元、参知政事蔡齐少时钟爱之物。他为布衣时，曾结庐山丘之上。每日朝阳升起，他先汲水洒扫，再静心读书，终金榜题名。石碑镌刻的文字，多已磨灭难识。但历代士子百姓取水祈福的盛况，仍能从残存字眼中依稀可见。

“蔡齐蟾宫折桂后，皇帝赐他跨马游街的待遇。后世状元游街，便从这里开始。他顶着状元光环出仕，为官兢兢业业，怜悯百姓，平反冤狱，赈济灾民，深受爱戴。”平度市文化馆副馆长陈传瑜说。

蔡齐的事迹、状元井的传说，犹如洁白灿烂的晶玉，融入平度百姓的血液中，记忆中，相传千载，绵延不绝。

儿有大志，宜善视之

蔡氏一族，原居于河南。“在河南巩义市芝田镇，有一个叫蔡庄的村落，它就是蔡齐的祖籍地。”平度市博物馆原副馆长高端晋说。

原籍中原腹地的蔡氏一族，缘何辗转远徙，来到千里之外的胶东滨海?这和蔡齐曾祖父蔡绾的仕宦经历密切相关。

五代十国时，蔡绾经朝廷委派，赴胶水(今平度)任县令。当时天下扰攘，乱军盗贼肆虐，生灵涂炭。蔡绾在平度“专门崇尚道德教化，不执着力于严刑立威”。春耕秋收的季，他都要依循农父巡查一番，勉励督促百姓勤于农桑。

蔡绾在平度九年，“憔悴，瘦瘠，黎黑，胼胝”，劳累辛苦甚至超过了普通百姓，有上古良吏的风采。当时天下纷争，蔡绾保境安民，劝课农桑，让平度百姓享受到弥足珍贵的和平岁月。所以当 he 受命离任时，百姓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，将官道围堵得水泄不通。他们或沿路而跪，或环绕在侧，嚎哭不止，诉说不舍。蔡绾看到百姓情真意切，老泪纵横之余，决意迁籍平度，后世便以此为家。

蔡绾为官清廉，勤于治民，疏于理财，不置产业。他教育子侄辈，为人做事当洁如美玉，清清白白。在他的言传身教下，后世子孙爱好修身文者为数，都具有较高的道德文化素养。

蔡绾次子蔡邻，毕生隐居丘园，以研读儒家典籍为乐。蔡邻之子蔡梦说(蔡齐之父)，同样博通经史，善于诗文，是宗族里文学素养较高的成员。

成于斯，长于斯的蔡齐，也受到氤氲家族诗书氛围的熏染。



平度茶山半山腰的状元井

鲍青 摄

相关阅读

他是才华横溢、思维灵活的干才。国家遇疑难事，众人愁眉不解时，他能生出诸多奇思妙想来。但传统政治秩序的束缚，

让他的仕途诉求常常难以实现。为了实现政治目的，他开始献媚皇权、迫害同僚，走上了一条奸臣的不归路。

丁谓：能吏与奸臣的复杂双面人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仁宗继位之初，掌握朝政大权的，是被后世目为“五鬼”之一的权臣丁谓。蔡齐熟悉丁谓的秉性，认为他朋比为奸，陷害忠良，是国家社稷的祸害。面对他的拉拢，蔡齐绝不依附，敬而远之。

丁谓为士大夫所诟病的行径，大多发生于宋真宗时。他为皇帝“东封西祀”好大喜功的活动，尽心尽力筹措经费；对真宗日益滋生的奢靡之风，不仅不劝谏阻止，反而大营官观，曲意逢迎；仁宗初即位，他勾结宦官，妄图继续把持朝政；最为后世不耻的，是他处心积虑阴谋算计，迫害寇准、李迪等国家忠义重臣。

丁谓的“奸臣”恶名，不仅在后世广为人知，当时也广布市井里巷。北宋有民谣诅咒他：“欲得天下宁，须拔眼中丁(丁谓)。欲得天下好，无如召寇老(寇准)”。

丁谓和寇准，成了奸邪和正直的极端范例。

年方总角，蔡齐便能作技惊四座的诗歌，显露出不凡的文学天赋。外加他相貌奇伟，眉毛和眼睛宽阔耸立，见过他的人都暗暗称奇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蔡梦说离世后，蔡家拙于理财的弊病开始暴露，家境一落千丈，蔡齐只好到彭城(今徐州)依附外公刘氏。

当时的真宗景德二年(公元1005年)状元李迪，正在徐州任知府的副手——通判。他掌管一州的粮运、家田、水利和诉讼。此外，李迪对文教也极为热衷，常于公务之暇巡查书院、访求名贤。一次偶然的机遇，他看到了蔡齐所作的诗歌，忍不住赞叹道：“此子有大志向，将来必有所成，应该好好对待他。”

34岁的李迪，刚刚状元及第，意气风发。17岁的蔡齐，已凭借过人才华，给这位状元郎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命运有时就是如此巧合和奇妙。十年后，蔡齐将沿着李迪曾走过的道路，成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(公元1015年)的状元。

状元给驴，自(蔡)齐始也

与李迪不同，蔡齐状元及第后，享受到更为隆重的礼遇，并开创了后世状元极为看重的仪式——“跨马游街”。

蔡齐高中状元，是内在学识和外在品貌的双重结果。

但在应试之初，却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小插曲。

起初，州府向礼部报送本土才子的名册，胶东将蔡齐列为士子头名。蔡齐却郑重其事地写信给礼部，举荐同乡史防为第一，自己则甘居次席。于功名利禄的谦逊礼让，一直贯穿蔡齐为官做人的始终。

宋代考取功名，需要各地举人先在礼部参与“省试”，通过者方能参加殿试。大中祥符八年，是科举“糊名法”第一次在省试中实行。试卷卷首的考生姓名、籍贯和初定等第，都被封住，防止评卷官徇私舞弊。

“糊名法”施行后，真宗高兴地对宰相王旦说：“举人似乎非常害怕糊名考试，但有才艺的却因公正而异常欣喜。”

糊名法让才学出众者，得以脱颖而出。德才兼备的蔡齐自然顺利地通过省试，进入了殿试环节。

当年的殿试考题，是真宗亲自出的难题、怪题。他从西汉政论家贾谊的《治安策》中，撷取“夫天下，大器也。今人之置器，置诸安处则安，置诸危处则危”一段话，让士子们论述“置器”的重要意义。

通过省试的士子，都是一方英伟之士，论述阐发自然为其所长。要从仿如璀璨星河的卷帙中露出锋芒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真宗读到蔡齐的文章，有“想让我倾倒的大厦得到安稳，工程非常巨大”的句子时，高兴地对

身旁的宰相寇准赞叹：“得人矣。有安天下之意，此宰相器也。”

当时凡是中进士名次靠前的，皇帝都要召见，经过亲自提问，面试他们的相貌、谈吐和才质，多番考察选拔再钦定第一。

蔡齐仪态俊伟，是远近闻名的大帅哥，当日衣冠又风采卓绝，犹如鹤立鸡群一般。真宗亲自策问，认为他举止端庄，进退有法，没人能胜过他，便钦点为状元。

当年一同登第的，还有名臣范仲淹，以及他作品《岳阳楼记》中提到的滕子京，还包括王安石的父亲王益。

26年后，范仲淹为这位同年状元写下了一篇声情并茂的墓志铭。回忆当年科考接受真宗面试考察时的情景，范仲淹仍然服膺蔡齐“堂堂伟伟，进退有法”的卓犖风采。

在这篇墓志铭里，范仲淹赞叹蔡齐为官“以进贤为乐，以天下为忧”。在这里，范氏“忧乐”思想已具雏形。五年后，他在《岳阳楼记》中，进一步将它扩散阐发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

也许真宗太过喜爱蔡齐的文采风流，夸耀之余还嫌不足，又打破陈例，让禁军金吾出七位侍从，为蔡齐在汴梁大街开道护卫。城中百姓闻听新科状元是个英俊才子，争相涌上街头，一睹他的真容。再看蔡齐，乘高头大马，着御赐锦袍，配状元红花，执丝制软鞭，享受着众人的艳羡和欢呼。

此后，高中状元，跨马游街，成为古代士子渴望的无上殊荣。

使百万口活而不饥

状元头衔的兴奋感消退后，就要正式踏入仕途生涯，接受命运的折磨和考验。

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。仕途的坎坷和挫折，淬炼着一个人的品性和操守。意志薄弱者容易随波逐流，意志坚强者才能初心坚守。

蔡齐很快就遇到了一项挑战。在中央任职不久，他被派往兖州任通判，协助知州王臻管理一州事务。

王臻性情急躁，治民严急，把苛察作为首要。他虽然惩治了许多不法之徒，却也牵连了不少无辜百姓。

蔡齐上任后，以“宽柔”治理州务，与王臻一张一弛，以求公允。他裁损苛政，平理狱狱，许多冤屈的百姓得以平反昭雪。

第二年，蔡齐调任潍州通判，接手繁琐的税务案件。有人被告发曾伪造税印牟利十余年，此案先后牵涉数百人。蔡齐调查了解后，不免为案情重大而心惊胆战。他认为：“从百姓处盘剥利益，导致百姓无处可逃，大概是律法催生奸民，这其实是为政者的过失。”他将此案缓为审理，最后减免死罪十余人，其他人则无罪释放。潍人都感激地说：“公德于我，使我自新为善人。”

怜悯善待百姓，蔡齐始终如一。后来他得罪太后，仕途受挫，被贬为密州知州。知州任上，蔡齐也没有一丝消沉。当年密州大旱，蔡齐免除公田地租数千石稻谷，又请求朝廷减免徭役赋税，松弛盐禁政策，让百姓能够通过贸易换取食物。经他积极赈济救灾，因灾死亡人数微乎其微，当地人感恩戴德地说：“使吾人百万口活而不饥者，蔡公也。”

北宋时，黄河开始进入泛滥活跃期，沿岸百姓深受水害荼毒。当时有大臣认为应堵塞决口，蔡齐却认为：“水性向下，黄河以北地势卑下，顺其水流来疏导，可以让澶、滑二州没有壅渍的隐患，当地百姓也能安然无恙。”皇帝听从了蔡齐的意见，澶、滑之地果然不再受泛滥之苦。

后来有南海交趾(今越南)酋长虐待部落百姓，八百多部众请求归顺宋朝。宋仁宗将此事下发廷议，多数人认为“叛蛮不可纳，宜还其部”。只有蔡齐认为，他们为免于酷刑千山万水投奔求生而来，定然不会归去。如今荆湖之地有闲田，如果让他们自营生路，可以让他们安定下来。如果放任回去，他们必然散入山谷，变成盗贼，成为地方安定的后患。但廷臣并未听取蔡齐的意见。果然，蛮人很快作乱，杀死将兵十余人。宜、桂以西皆陷入恐慌。过了许久，变乱才平息下来。

晚年的蔡齐，因受两位宰相的政争牵连而外

任颍州。颍州任上，蔡齐已至人生暮年，百病缠身，但爱民怜民的初心未曾改变。他去世后，故吏朱宋自河南赶往颍州料理后事。颍州的小吏百姓看到朱宋，泣不成声地带着他，指着蔡齐曾涉足的地方说：“这都是蔡公的遗迹啊！”蔡齐虽死，百姓犹号泣思之。百姓的怀念和悲伤，皆源于蔡齐实仁行恩、百姓受惠无穷。

以恩废法，如朝廷何

对黎民百姓，蔡齐总是一副怜悯爱护的热心肠。但对达官贵族，外戚权贵，他却不卑不亢，毫无怯意。

真宗晚年，蔡齐因惩治贪官得罪了朝中的用事高官。从地方调往中央几个月后，因权臣从中作梗，他一直得不到皇帝的召见。后来，还是真宗自己想起了这位曾被赏赐跨马游街的状元郎，将他召入殿中，询问治国大事。

仁宗刚即位时，朝政大权操控在宰相丁谓的手中。他结纳同僚，排挤寇准，打击异己，渐有朋党之势。他想将蔡齐收入门下，便许以知制诰的官职来拉拢他。

在宋代，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，位置清要。一个士大夫能成为知制诰，不仅意味着成为皇帝近臣，而且也得到士大夫精英认同。在他人眼中的香饽饽，蔡齐却坚辞不往，弃之如敝屣。

寇准在丁谓“处心积虑”的打击下，罢黜官职。蔡齐感叹道：“我受先帝知遇之恩，以至于此。怎么能接受权臣胁迫?得罪他们，不是我所畏惧的。”

外戚钱惟演谄附丁谓，二人朋比为奸，在朝中迫害忠良。寇准本为国家重臣，在澶渊之盟中曾立有大功。但钱惟演进入枢密院后，尽力消除寇准的影响。蔡齐对仁宗说道：“寇准，是社稷之臣，忠义闻于天下，如今遭受如此待遇，怎能令天下人信服?”丁谓知道后，对蔡齐恨得咬牙切齿。

不久，丁谓失势，党羽作鸟兽散。蔡齐因不肯阿附，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。不久，蔡齐又升任知制诰，当上了丁谓曾允诺的职务。

得罪权臣，蔡齐不怕。得罪太后，蔡齐也不惧。先是河阳守钱惟演上疏请求额外赏赐本镇驻守官兵，太后本来想允诺。蔡齐却说：“皇上刚即位不久，惟演是太后的姻亲外戚，更应该正身立朝，不能私下为州兵求赏，販售私惠，摇撼众心。”他接着上疏弹劾钱惟演，朝野大震。太后闷闷不乐，对蔡齐有所不满。接着四川大户人家王齐雄因杀人而被罢官。但因为他是太后的姻亲，没有等到大赦天下就官复原职。蔡齐知道后，悲愤叹息道：“如果真是如此，法令便成了儿戏。”第二天，他入官奏事宣称：“齐雄仗势杀人，不仅免死，还能授以官职，这是因私恩而废法度。”仁宗念及母亲的颜面，便和蔡齐商量：“把他的官职降一等如何?”蔡齐又说：“以恩废法，如朝廷何?”仁宗被说得面红耳赤，只得勉强同意，将王齐雄交刑部议罪。太后知晓事情来龙去脉后，大恨之。

天圣八年(公元1030年)，太后令人修建景德寺。工程完工之际，她诏蔡齐来作文纪念。当时宦官罗崇勋主持寺庙修建事务，为了给自己的工作涂脂抹粉，他暗地派人告诉蔡齐：“好好写，让你当参知政事(副宰相)。”蔡齐听说这话后，愤怒地说：“怎么能对我说这种话?”他便故意拖拉不写，久久无法交稿。催稿的使者接二连三上门，蔡齐就是推脱写不完。罗崇勋因而恼成怒，在太后面前屡进谗言，诋毁蔡齐蔑视皇家威严。虽然有参知政事鲁宗道的极力周旋，但蔡齐还是被贬官礼部郎中，出为西京留守。

后来皇太后驾崩，遗诏令仁宗尊奉杨太妃为太后，继续垂帘听政。仁宗听了这道建议，召百官前来庆贺。蔡齐却说：“今天子明圣聪睿，尊奉太后十余年，如今刚刚躬亲万事，以慰天下之心，怎么能又让女后相继称制呢?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情况。”他一再阻止大臣前去朝贺，还不断上疏申明己意，虽然遭到驳斥也毫不动摇。

在蔡齐一再坚持下，杨太妃垂帘听政一事终于没有施行。因此事，蔡齐“忠君”之心，给仁宗留下深刻印象。

景祐元年(公元1034年)，蔡齐先迁礼部侍郎，再任参知政事，成为宋廷的副宰相。第二年，



茶山上蔡齐书屋内的蔡齐画像 鲍青 摄

又赐号推忠佐理功臣，进阶正奉大夫，勅柱国。

皇帝给予蔡齐荣禄和恩宠，蔡齐回报以正直和辛劳。但对于皇帝的不妥之处，他也毫不掩饰，当面指摘。仁宗废郭皇后，以京师富人陈氏之女有色，想选入官立为后。蔡齐以为不可，拉着皇帝的衣服不让走，从早上7点一直辩论到中午11点，连口中唾沫也干涸了。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，蔡齐终于战胜仁宗。仁宗“稍悟”，将该女子送还本家。

天下推之为正人

对于权贵朝臣，蔡齐刚正不阿，绝不沉湎一气。对于关系社稷稳定的大事，他总是运筹帷幄，轻松化解，颇具政治眼光和政治手腕。

蔡齐任参知政事后，京师内流传荆王造反的流言蜚语。皇帝近侍机构内侍省抓捕到传播谣言的小吏，下狱审讯，牵连数百人。仁宗知晓此事后，非常恼怒，要求蔡齐穷追猛打，一查到底，弄清传言从何而来。蔡齐经过一番访查，认为这只是没有根据的谣言而已。仁宗却极为重视，督促越来越严厉，有时一日竟下数道奏章追问。官府不知如何是好，京师也陷入骚动。

蔡齐忧心忡忡，认为如此寥安的谣言，只是无中生非的好事者编排。朝廷一再严查猛治，不仅民间议论纷纷，也让荆王危疑难安。蔡齐一晚连上三道奏疏，指出其中利害，仁宗这才如梦方醒，醒悟了事态的严重性。他同意蔡齐的主张，只是鞭笞了传谣的数人，中外情绪很快安定下来。

对于宋朝而言，北疆的辽国是无时不在的军事压力。辽国的一举一动，时刻牵动着宋朝君臣的神经。一次边疆传来急报，言辽国在幽州祭天，屯兵于边界上。宋朝的前线部队惊扰骚动，汴梁城内人心惶惶，朝廷内部也争论不休。有人认为，应该派遣大军备边，以防不测。蔡齐曾经出使过辽国，会见过辽国皇帝，对辽国渴望和平的意愿非常了解。他认为辽军必定不会有下一步动作，后来双方果然相安无事。

蔡齐在枢密副使，参知政事等重要岗位上，遇事无所回避，没有牵绊和畏惧。他每次有建议被皇帝采纳，都是恭谨谦退，从不自鸣得意，“天下推之为正人，缙绅之士以为朝廷重”。

忠正之士，也会遭受无妄之灾。当时两位宰相吕夷简和王曾，因政见不同时常发生齟齬。蔡齐虽然居中调和，但吕王二人的矛盾却日益激烈，以致争到了仁宗驾前。因为吕王二人皆有过错，仁宗将他们悉数罢职，连蔡齐的参知政事也被免去了。

不久，蔡齐出任颍州(今阜南)。宝元二年(公元1039年)四月四日，蔡齐以疾病卒于官任上。

关于蔡齐的死因，历来众说纷纭。有人认为，自年轻时便好酒的习惯，毁灭了蔡齐的身体健康。蔡齐酒量极大，高中状元后，虽勤于政务，困倦也饮酒不止。“蔡齐几乎每天都饮烈酒，每次都是酩酊大醉。这样非常伤害身体，蔡齐的英年早逝，大概也是和饮酒有些关联的。”陈传瑜说。

蔡齐在颍州任职时，因为贬滴之臣，但对国事也牵挂挂怀。他听说北宋和西夏战事陷入胶着，每日惻然有忧国心。他写了《安边策》上奏皇帝，还让弟弟向朝廷详细陈述自己的主张。

蔡齐死后，朝廷赐谥号“文忠”。范仲淹为他作《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》，对他的风采和政德高度评价。文坛大家欧阳修作《蔡文忠公行状》。多年后，皇帝还对臣子说：“最好的参知政事，只有蔡齐和鲁宗道两人而已。”

如今的平度茶山状元井，仍会迎来众多汲泉而饮的人们。他们饮完泉水后，大概会再往上行几步。那里有一间茅草小屋，相传是蔡齐幼年读书的地方。

了财政管理混乱不堪的局面，安抚了百姓。

“丁谓造二年”，更是工程学上的经典案例。大中祥符二年(公元1009年)四月，丁谓负责玉清昭应宫的修建，工程规模宏大，也面临许多难题。比如修建皇官需要大量泥土，可京城空地稀少，取土要去郊外，路途遥远；修建皇官需要大批木材石料，要从外地转运。郊外汴河离皇官又很远，运到皇官需人搬运；皇官原来的砖瓦砾石，也要清运出城，同样费时费力。如何解决这三道难题，众臣皆束手无策。丁谓经过缜密思考，提出了周密详实的计划。他首先在施工现场，向外挖掘若干条大深沟，挖出来的泥土留作备用。接着从城外把汴水引入大沟，利用木排船只运送木材石料，解决运输问题。最后，等到材料运完，再把沟水排干，将建筑垃圾填入沟内，重新变为平地。工程原先估计需要15年，丁谓只用了7年时间就完成了，深得皇帝的赞赏。

因为丁谓善于理财、思维灵活，宋真宗每每筹办大事，都要咨询他的意见。假如丁谓认为可行，真宗才最终拍板。

但才华横溢的丁谓，仕途却始终受制于北宋“南人不得为相”的束缚。出任参知政事后，丁谓开始巴结寇准，希望能更进一步。但寇准却恪守陈旧的惯例，对丁谓的殷情嗤之以鼻，刺伤了丁谓的尊严。丁谓便开始一面献媚皇帝，一面迫害忠良，通过“见不得光”的手段，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。随着他在这条路上的不断沉沦，“奸臣”的名号也就日益坐实了。